

承晉齋積聞錄

承晉齋積聞錄

古今法帖論

亳州梁獻聞山甫著

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其文為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為是寶十六字在汲縣北十里比干墓上碑石殘斷字畫失真明萬曆十五年知府周思震重摹汝牯立石於墓前墨林快事謂道世之是寶寶字皆帶有叢棘之筆其為後人妄作也無疑况云封墓之盤則四語更無謂然其傳甚遠必漢以來人所為比干之仁甚偉封比干之事甚懿宜其生後世之仰欽而為之點飾也余所收銅盤銘一紙乃周室所頒銅盤與比干銅盤異字數亦多係後世新出土之物真周寶也

漢魯峻碑隸書用筆沈着不淡離奇唐隸多本於此可學者也
有碑陰亦隸乃當時常人書曰大相傳碑為蔡中郎熹平二年書
漢郭有道碑曹全碑相傳皆為蔡中郎書

峻嶮碑後跋釋文模糊不清隱隱有河致二字者乃原碑後釋文
俱全者乃翻刻也

漢孔羨白石神君上尊號魏受禪諸碑峻勁道遠轉折比自方鋒
峻俱出開唐人八分之門亦導歐李之先路故知古人生辣橫樸
皆非無本而然也

皇象吳大帝碑似篆非篆似隸非隸其峻勁處上尊號碑不能
及也

索靖出師頌草書沈着峭勁古厚謹嚴歐書多脫胎於此又當花間處花間當此紫處似自收紫不令鬆懈索靖月儀帖汝帖中有之甚佳索靖出師頌橫平豎直鈎挑剔一絲不走吾等學書以此為主集則無失矣右軍十七帖亦此法

隋開皇蘭亭今余曾見一翻刻者筆意若同頗有可觀昔人謂是智永書然其筆意不甚似也

唐太宗詔供奉官趙模諸葛貞湯普激馮承素四人臨摹聖帖各有本領昔人謂趙模諸葛貞得其筆意湯普激得其形似而馮承素於二者兼有也

蘭亭定武本是唐率更令歐陽詢本以蘭亭其本臨摹最爲遠

真本宋鑿之刻石置禁中詳見何子楚跋

國子監蘭亭大約遺模諸人所臨雖不及歐本而筆力清挺亦非後人所能及

上黨蘭亭圖考志有永祿伯施筆意自是唐臨本思翁苦得今日定武謂峻勁道媚然勁蘊有之峻則未也

大云加於顧上此語未公吾不恧也而帖自可寶定武顧上而外當數此本設蕭景雲上黨蘭亭本

今之東陽蘭亭卽當日薛紹彭所損天流帶石五字之原石唐本也今之定武肥本卽當日薛紹彭刻應人云肥本南渡後爭重蘭亭人因翻之天翻以至於今者也東陽本古厚圓勁的是歐

書定武肥本間架雖具而鬆軟無神乃世人多以肥本為真定武而實重之不知其為翻而又翻之假刻也及東陽為真武定而世又不知之弗為實重其亦葉公好龍見其者而反却走耶

東陽蘭亭原本明時出土至明季石缺中有天斷文數道刻下假定武本有細斷文而無天斷文乃從南渡後之贗本翻出者但翻之大翻而其真愈失矣間架雖具而神骨不存矣

東陽蘭亭中和永和九歲春初會稽陰成崇茂或一編詠懷視程信可樂與懷所形靜所猶能懷於畫與感能於懷固延齊由列懷感諸字何等圓渾古厚道老堅勁真非歐公不能書世人好定武贗本而不知此本之善豈知書者然即於言學蘭亭

者夫生不知此本之所以善又為足與言樂蘭亭哉但筆意通版
知向之諸字稍短不及右軍此耳

定武本宋中葉始顯於此南渡時其石先於揚州士大夫遂家刻
右理宗御府所藏至一百餘刻其一時競尚可想也此刻骨氣勁
拔紙色亦甚自是定武諸派可寶也

蘭亭三種第一種上本也石全本難得而肥本為尤難見存碑石
數十字畫若然整形僅不完何論神韻且數骨虎撐耳毛木較
肥本獨肥的係初搨猶見河南真面目第二亦褚本張改為定武
非也風神蒼散較穎上六縱勁處亦略遜而所見諸別本俱在其下
紙墨俱古首尾有機暇清尚矣及紹興小爾之真跡曾入高宗御府

第不知於理宗一百二十七刻中居河等集忽世無二本第三河朔起
草本東坡題跋云子由得之河朔者也行草參大令筆意圓勁可
樂行筆間有誤處如癸至滿齊等字豈經翻拓本爾耶要此世
間不數見之物俱可寶也辛丑夏月跋蔣立庵太守蘭亭三種

右蘭亭三種明汝陰張大司馬文虎所藏數傳歸其鄉羅生己亥秋
羅應欽江寧過壽春書院見訪出示三帖其中一帖羅持帖跋定此
之說甚堅余曰歐與褚豈有一毫相似處宋榻諸本自是至寶何必
定其羅索續甚曰即余以二十金購之不可後頗惜之辛丑夏立庵太守
專人持此見示展之即羅生物也物各有主信哉太守故清貧琴鶴外
無長物然囊中得此可謂不貧矣又識

黃庭經黃推頤上然自是一種稽書耳此宋本穩重綿密神骨自爾超異
煒雲館諸刻寔祖此故是神品既張涪未黃庭本

吾生平所見黃庭無有好過張涪來所藏之本固厚古勁非歐涪所能
及右軍真跡也吾有一本大約從此翻刻不及此刻甚遠然高於時下所
行者數倍亦可寶也

昔人謂頤上蘭亭當是右軍真跡為蘭亭第一本此據其所好者言
之以余觀之頤上本得右軍之半趣而骨力自足不及東陽本然除東
陽外亦當以頤上為最其瘦硬處自非他書所能及也

至沈蘭亭從東陽本翻出主作處甚多然其硬處頗佳字雖小是
唐人筆筆意

蔣立庵太守所藏頽上蘭亭肥潤以迄今本校之則瘦削無神如出
函手

河朔起草頽類為凡蘭亭而天自有別趣不知於宋理宗一百餘種居何
等集然已開趙宋之門矣

吾所藏蘭亭一本筆意圓勁不知何人所書細玩非後來翻刻大約諸
葛貞道樓等從右軍真跡鈎摹者亦非彼等臨書彼等尚無此本頽
也較東陽本近自然些

國子監蘭亭瘦勁橫筆比皆輕是唐法也非趙字可比趙則如肥矣

東陽本筋字道勁有力他本不及然亦強懈

近日胡太守親潤重摹玉枕蘭亭刻手不佳頗嫌通弱然猶勝

陳子久臨本也

孫錦江所藏頴上碑本黃庭所見數本皆不及此蓋小字亦具飛動之勢與世傳大本迥別吉光片羽正自可寶

東陽蘭亭肥本佳流字一鈎挑起樂字秋不可言使吾輩積世學之恐不能到此神化也歐書到此可謂無上神品羅皇后碑亦不能及

東陽國子監頴上上黨四種蘭亭最佳者然皆不及東陽即定武瘦本道勁渾穆冠四種之首頴上空靈動宕姿態宛然次於定武

國子監近乎東陽而遜其渾穆上黨近乎頴上而國美溫潤別具一種筆意凡遇此四種皆宜收買不可錯過

黃庭經字固厚古茂多似鐘鐸而又編測取勢以出丰姿

黃庭經字繁極較道德經更古

快書堂樂毅論後凡字一直書下者乃原指一直直下者翻板也

樂毅論後跋諸逆良貞觀六年跋也按逆良貞觀六年未為中書令比直書云中書令河南開國公則知其為託名矣且後跋字與前論字皆一筆急則知其為唐人書非右軍書明矣然以唐人摹晉人之其本願甚高故其字自佳不可磨也

樂毅論較黃庭經易學是雅俗共賞之字其字甚清健遠較經是集黃庭經字變鈞上石非右軍當日書也不及樂毅論遠矣所以黃山守有樂毅論勝遠較經之語

世傳右軍小楷數種雖屢經傳拓規模尚存言說結體幾近元有

種太傳遺意遠公自書其家細比帖宋思陵所刻當必有據第墨色紙色俱不善古宜摹刻而捐出後人者耶抑又經翻拓耶或真帖為人易去而說自真耶姑記於此以俟識者乾隆甲午二月八月下浣
晉字如東方朔書像讚便可學

道德經字吾向所見者乃右軍書後有褚遂良跋今復見一本前署子昂名字體與前本無異骨氣峻峭酷似樂毅論而較勝於閑邪公蓋閑邪公羅玉潤珠圓而字體略區間多懈筆此則不爾也但不知何以沒屬子曰印書豈子曰印之所臨邪子曰印生乎他書亦無此體實曹娥碑字安胡翹與書里像贊筆意皆古但書畫像讚寫去猶有唐人氣格

石宋榻十三行也。至版以神韻勝。此本以沈勁勝。各盡其妙。停雲館遺槧。摹以入石。而神骨不似。王元美所謂。雞骨摹字榻之工。不離火化。故與者也。觀此乃見。虛山真面目。改張循來十三行本。

寶晉齋中洛神賦字體。多左讓上而右拖下。多長取。中姿其結構。亦連緊。趙字自此中出。董思翁謂其筆意。造俊然。亦間有緩以各筆。處則不可摹。黃庭孫字體。大遺其大小。遺其小。頗有古意。

道德經後署子昂名者。不及署右軍名。原本此碑。定是唐人所書。而假以右軍名。字子昂。實於此經後之翻刻者。遂以為子昂書。因易入其石。為耳。

此宋本千字文也。故墨俱化。字香可掬。形神完美。較在於肥生時。二字值焉。此損故常與真跡同。寶晉張循來本。

吾向收宋榻智永千字文原屬黃帖黃泰柏崖得自揚州蘇陸氏者其子
持示余余以七十金購得之

吾收宋榻智永千字文一本黃山谷墨跡手卷一件前俱歸張偕來今歸之
晚矣

向見一黃庭經內靈根堅固志不喪固字遺落添之於後其筆意滿涵
渾的屬佳本余將十九金購得因張偕來頗愛遂讓之後屢見皆不知
此本

吾收固字旁添黃庭本乃從張偕來所收原本翻出者而用勁筆跡亦
可寶矣

石軍黃庭原本字有繁處有疎處無不各極其妙

玉板十三行有肥瘦二本近世又有楊大款翻本昨見國藩臺所藏原
損瘦本楊大款跋云三百金所購想其翻本即祖此也吾家有肥瘦二
原本皆極佳以之款跋別之當值六百金矣

瘞鶴銘字結構多款乍看去似強重不善書者所寫而求之

蘇東坡黃山谷皆本於此蓋取其丰姿親密也

瘞鶴銘未經後人衝洗之原本字雖多有殘缺模糊不清而本色精神
可愛其經後人衝洗者字却較清而神氣不存矣

瘞鶴銘未經衝洗之原本其字清楚可認者六十餘字

瘞鶴銘古人寶重而贊賞之者取其神骨不必取其體貌也然善相本結
體已無整齊者懸疑後人所洗初刻不應如是耳原相中篆家銘事前

用五字佳篆五削用二字有篆體意

始興王碑額數字梁代人書穩通謹處道勁腹潤兼欲虛顧象
之長若得大碑就此字佳何如也下截碑文字模糊不清筆意亦遜此
額碑在栖霞

葛從周碑五代梁主琪真明二年勅張璠書顧類唐人筆意向來
論法帖者俱未言及余今收得一本中間大段段殘缺

龍藏寺碑字顧佳魏李君墓志字古其石新出二帖宜急收買

張猛龍碑字取佳急宜收買

智永千字文碑下有極方翻摹壽民刊字八字無劍號片闕珠稱
夜光墨悲熱染請讚羔羊夫唱福隨之闕欠曰玉版與敬之字缺末筆

紙色俱古而體更丰研腹潤此宋榻也

致善寺碑無書者性各疑是魏人書筆意頗清河南是河南常學此耶

智永千字文真書其散然有意趣其緊者固靜平和若不着力然此等境界最是難到

玉板十三行原刻筆畫多歪斜快雪堂所刻極平正形體具而神骨不存矣

十三行字樣皆拖開

唐玄宗鶴鶴頌道厚生動頗近率更李海其頓佳提空處得諸走趣開末主門

中虞世南東廟堂西廟堂皆翻損而東廟腴潤西廟勁健以余論之東較勝

龍門三龍記褚河南中年書平正思健多恭八分筆意其碑額字最佳褚遂良倪寬黃道子固極贊其美然看去筆畫多油滑不如聖教之健宜乎前人有以疑且議之也

三龍記筆意本於歐何雲不佳然終嫌其鬆處過多是以不願學也

唐世婦人書惟武后界仙太子渤海房嶠妻高氏彌勒佛頌大種界仙太子碑筆意本章草碑邊旁皆書乃薛稷字願佳

封祀壇記石淙序石淙詩皆薛稷書取佳意宜收買

封祀壇清勁瘦健與褚河南同法而字體多長筆意閒閒柳誠

懸法門

諸河南同州聖教序看去道勁然刻手粗疎終不及雁塔空靈圓靜也或云即一本而兩刻之故結體毫髮不爽

宋僧九成字多寶塔名肥滿有體潤之致

舍利記歐陽詢小楷道健勁沈著結體版正向來論書法者皆未言及余曾收得一本疑是從類帖中搨來辛丑春於胡里仁明府處見秀整良軒帖多身唐人小楷舍利記其一也

化度寺歐陽率更貞觀五年書九成書貞觀六年書白雲石碑大約貞觀八年九書碑下載不缺九十餘字乃佳相也唐恭公貞觀十一年書歌碑爐九成字白雲唐唐恭公而是原搨餘皆翻刻也

歐陽率更亦善隸書然不及漢隸自是唐隸一種耳今華陽縣有唐李
謙碑

歐陽虞臺道因法師碑結構多不穩當而力量精刻幾欲突乎其北
乃學化度寺非學九成宮諸碑也

道因去峰如此結字何嘗非唐碑中之赫赫者一較大歐魏態百出并無穩
當處可知古人作書之難也終是唐虞顏柳諸李諸公然然入扣在在穩
當所以稱大家也

道因碑結構雖不穩適而其後勁沈厚處自非去峰所及
多寶塔乃顏魯公之取和書顏家廟乃魯公之取後書

顏魯公祭姪稿停雲履戲鴻堂餘清齋所刻皆有而餘清齋刻為取

佳傳云載鴻俱不知也較多坐位結易學

顏魯公中興頌字齊整宋搨字畫清瘦其精健處新金載鏡近日崖石經後人衝洗字畫較肥而精神鬆懈此帖當初雖經人所洗特不似今日之甚耳

顏魯公八閩齋字平正

顏魯公廣平宋貞貞公碑并碑側比自魯公魯平書搨本願少

顏魯公第山季元靜碑古雅清圓帶有篆意與元次山碑中相似古者去極設極拙多不見福而其定古意可掬非畫史像讚中興頌所可及

魯公字到季元靜碑已古然氣味尚單至家廟碑則古而厚是金天玉中年書筆意清潤亦不及其古厚

顏魯公千祿字畫頌佳乃中年書

宋榻多寶塔清絕有鋒芒筆意圓厚可愛今榻亦肥鋒芒盡失皆成禿
字耳

顏魯公家廟碑魯公極晚年書此碑之後唯題像一碑而已竟見董思白
臨平原裴將軍卷怪璋雄奇較平時書頤長一格余收顏帖二十餘種
獨無此帖士家秋寫壽春有持此來惠者展卷雖為絕欣然購之而顏
書遂無不全之憾矣後古柏行乃金時任君謀書龍安殿其字也不知
者以似顏書合裝於後故為辨之

魯公李元靜元碑已碎近今不易得

顏魯公碑帖所最難得者宋榻中興碑原榻麻姑壇

顏魯公八閭齋乃唐末朝刻雖字大不甚走作而終不為佳顏魯公多
寫塔猶肉勝於骨至郭家廟便長瘦有古拙意多寶塔觀聖字如真
清楚者乃宋榻也

魯公書畫像讚其骨從欹出而結體則展促方正大小合一滿格而止不使行間留
餘也走展保方正大小合一體期滿格此即顏法也

顏家廟藏公神道畫像讚元次山八閭齋中興頃大小字麻姑
壇諸碑皆勝於多寶塔

顏魯公殷夫人碑石墨麟華金石文字記皆不載惟金石錄有之
小字麻姑壇昔人謂非魯公書皆欺人語不可信也

計魯公書多寶塔後二十五年而書西元靜碑大後三年而書家廟碑

人之書經二十餘年其益益便如是

柳誠懸元秘塔碑用明時漸刻蝕有秀州曹仲經者從而洗之故其字本來尚瘦因鏡洗而筆意遂肥後刻秀州曹仲經觀六小字若無此六字者即未經洗之原損也風神迥殊

柳少師馮宿碑謹書秘塔碑用筆剛勁而其體寬綽有餘

柳誠懸詩公碑與元秘塔同一筆意而結體較繁欽世傳柳少師書本出鳥形今少師書傳而鳥形之書不傳矣

沂州善照寺興造寺記金人中陶仲汝義已仲集柳少師書開拓明徒所選於元秘塔者至道厚耳第少師平生碑版無此大字當日未知從何處集得和許多字也嘗疑尚損為之然莫可考

李北海雲麾碑萬并序字後固宜貴誠三字清楚者乃善相也較近今本精神旺健敦穩碑額篆書甚佳

北海雲麾碑近欲以其體方也吾人亦固以其近欲而學學之雲麾碑通體逸筆有天馬行空之概如善作史者本乎性靈純是天分使然

北海雲麾將軍李秀碑較李思訓碑更覺蒼秀王大令筆意今碑止存二柱礎雖殘缺而神韻自在可寶也

北海蘇麓山寺碑雖經鏡洗神采已非而骨格堅勁較雲麾為勝明則仲舒已言之當以雲麾法李之耳

蘇麓山寺雖失本來面目而其力量結實處自非蘇靈芝所能及

蘇麓山寺後雲麾碑十年而出骨力尤厚如帖中木字真梵始蘇麓山宗

師高為新監賢等字皆健極道松雪全師此而遺香報所以不能及也碑
在湖南近日殘壞為後人所衝洗字畫有滯處如見同鑿字之類是也然
而真神而在至翻刻一種規模雖具而神骨全失矣

雲麾碑北海中取煇赫者刻于精工雖殘損甚多其二清楚者鋒勢
完足真有千將莫邪莫與爭鋒之概東林寺娑羅樹諸碑已經模刻僅
有形貌而精神不在矣

雲麾碑尚親至巖鹿山極沈着矣

大照神師碑李北海書石刻不見於世其鑿大鈎硬黃本不知何時流入日
本因明嘉祿年間出使海外者自日本購回也

朝康熙年間上石碑在大內余向讀書江甯鍾山書院購得款捐

一本墨氣鮮絕精光射目而字體端嚴道錄較雲麾碑更勝惜刻
手不精略失之嫩然而規模俱在氣始不泯終角差強人意余自得此
本後不復再見蓋希世之寶也

大照禪師碑今北海晚年書比雲麾碑更勝惜刻手不善字多有弱處
如兩字之類是也然其本底好如得原本墨蹟價值幾無算矣

大照禪師碑字如登山學雲麾碑要有風神麓山寺碑用筆太過字
體多歪臨時須留心

今北海法華寺碑翻拓較姿羅樹碑翻拓稍瘦而失之過弱正復相似
不及麓山之然二碑遠甚蓋麓山雖經後人所洗其沉着剛健處自在大
照刻手嫌弱然一二道勁之筆儘覺差強人意至法華寺姿羅二碑神骨

全不存矣

北海荆門行者昔人以為集字札壇結秦柏崖有此石乃從他帖翻出
張從申福興寺碑較北海桂林鹿山碑結構緊密此

福興寺字體多歪結構亦不盡穩

福興寺較延陵季子碑氣魄骨力更勝

福興寺無季北海鹿山之間拓無王紹志別碑蘇靈芝田公碑之緩通而
氣魄骨力逆勁剛健峻然可畏

福興寺筆意間有似徐季海者故其體畧扁硬處又有似寶曆寺際
寺碑福興寺尚未到雲麾功夫其用筆多生處生故種種硬學古者將
未把字寫辭了然其骨力皆實無一筆弱的

福興寺碑其蒼紫道遠處實有雲壑所不及者

福興寺間有似瘞鶴銘者從申大約不愜行書故真楷字比白佳其恭以行筆者俱生僵且當時刻手不精又經年久是以字多漫

張從申所以不及北海者從申一味生硬北海已歸柔和即佛鹿山寺有過硬處亦後衝洗之病非間亦有白也

福興寺間有似瘞鶴銘者後版此一條

張從申福興寺如瘞鶴銘散處甚多而一二紫處寔寔可學但結構不及不空和尚碑乃其中年書不為到家

福興寺碑近是學王此帖急宜收見然冬其石磨滅只剩張從申書四字矣因廟宇頹頽石在風日中日漸凋圯是以字畫無復存者

張從中李元靜碑筆意鑿聖教序亦履瘦健然不及福興寺之遒勁沈著

原搨延陵季子碑力大筆厚今翻刻規模雖具而神氣精折筆弱無復沈雄之致惜原搨難得所收者皆翻搨也

延陵季子碑從中大卷十四年書其大則書定所撰碑在丹陽城六十里延陵鎮去鎮九里吳季子祠中寫碑版如張從中字實實與得從中兄弟並大書當時號四龍然從中傳而其他書不傳者想不若從中也

張從中福興寺碑用筆極笨而厚皇蒼勁處嗟然可畏如能作篆者本身功夫純是人力所至

昔人謂懷仁集聖教序乃懷仁書非右軍真跡此語未免太過懷

仁尚無比本領也特此碑當日從眾星跡湊集上石而其跡絕不見刻於他
處為莫解耳

聖教叙難湊集而成之勢氣已貫穿然亦間有不貫處聖教序字結
體皆變板為活然亦有以鬆飄處不可學也學其謹嚴處

昔人謂唐三藏五十三藏卒彼時誌碑者以其壽促麟為六十餘就夫三
藏身歷佛國所改經文可謂有功佛教者而竟中壽之不能享則佛教
之無益於人可知矣終以附於王右軍褚河南之字而其名永傳元裝亦
幸矣哉

聖教序首署識晉右二字中有疑字三與字傳字清楚者宋相也七考此
石明萬曆乙卯地震始斷無新故萬曆以前相也者能無疑惑疑字無

新刻便明初捐後捐疑字新佛道崇虛道字第二罕有墨墨點隔斷者
原捐一直通下者翻刻也又林即欠字看似欠字者原捐竟成欠字者翻
捐也

翻刻聖教序其張幅乃橫的責者多裁開另紙束之故張條不聖教
半截碑集左右軍書明時出土無宋捐亦無翻板

余所藏半截碑得自鞞以和以和在潁梁市中百餘購之徒有潘公跋
潘在揚州最久題跋亦最多比本大抵揚州物也較近今捐本肥過數倍
精神奕奕宜為可寶

唐人雙鉤十七帖明邢子愿刻之於來禽館帖中無宋捐得比本足矣
餘清齋中所刻亦是從原本鉤出然不及來禽館刻多矣刻此帖之

鑄手固高但當日亦間有走作於字先過硬處

臨雙鉤十七帖筆放圓則無其健筆放健則無其圓

澄清堂合十七帖比白節子思刻其石至今亦無當時效甚是其真重余嘗得一
本乃香墨損其刺瘦健可參間有一二筆轉折夫度處然其佳者政
如初脫手書也

十七帖乃唐文皇編右軍字之尤佳者而其成卷軸因首有十七日字故在
觀帳中未高數真字頗似瘞鶴銘則瘞鶴銘為或不虛也逸少書也
吾收所收徐季海不空和尚碑損墨通濃字畫瘞瘦今在山東見王雲
肥而神足佳損也至所書之大澄禪師碑較此碑稍肥近日字多漫然其
清楚者亦正與不空相似

卷海不空碑石有斷處缺二十餘字余向見董大敏公有將此碑全石回取派
註於旁大遂無不可讀者

不空碑規矩準繩極過張從申而其硬處迄有不及從申者於見本北海強
過諸公也

李海書兩頭用力結末極穩其轉筆任筆用盡氣力一筆不放岷強樹款
皆有怒張之意古入所謂怒貌投石渴驥奔泉也

萬州都督郭公神道碑徐浩之開元年間書筆意與殷志元衛景武公
相類然其子與孫書頗類而覺情遜

徐乘道海通碑其子現書繁飭可舉顧大澄禪師碑

徐浩之父熹之其子現此皆善書世法相承亦墨林之盛事也徐乘海書

較本北海火之史動然其精實與處正自相帶若蘇靈足遊掠季海遠矣靈
足字較而多徑在唐中未足取勝也

蘇靈足潤忠寺碑漸遠瘦健筆中有筋羅間有懈處然較田公德此曼
真字則勝矣

吾所收田公息政碑石刻新者較時本多清白可認之字二百有餘

靈足曼真各碑書中仙客名者易州原刻也署張九齡名乃後人摹去仙
客之名而易九齡重刻後觀者也原刻佳

田公息政碑內有蘇靈足筆不可磨須擇其結搆並嚴正者蓋田公筆
畫清健者去却似微弱近今碑石殘缺筆畫中見肥者去反覺者原

蘇靈足鎮遠贊固連總通

田公德故碑寫得錄原亦通然不及李北海東林寺諸碑之健亦不及張
從中

裴休圭峰禪師碑字祖效欽法而間參柳誠懸筆意敦密事碑塔銘
譽諸書尚瘦硬觀處勝於王知敬衛景武公碑遠矣

碑塔銘乃譽褚河南字之別家者其時已無遇此帖宜急收買

碑塔銘李父墨誌乃譽褚走入神者

善府君不知何人書結勁清挺硬處過碑塔銘而亦通不及亦不及李
父墨誌

冬房山不知何人書結體道勁可譽余收一本後有何義門跋

善府君字墨敬兼諸余收一本後有何義門跋

王知敬契必誌其體跡散不及衛景武公碑近今碑下半模糊者
損其上半而遺其下半者多然可認者亦尚多必定以全額為佳
李久善志不知出自何人手瘦勁空靈頗似褚遂良同州聖教碑體
衛景武公碑皆不及也

王知敬書多拘多版而李久善志則雍容大方較勝於知敬

晉國公碑收陵中取煙者結體造緊骨肉停勻楷隸缺太甚此本猶
是數十年前物拓手亦精更數十年恐殘缺者亦不可得矣

晉國公碑道勁緊嚴較勝蘇靈芝間有數筆稍軟處所以不及欽
諸顏柳者在此碑署開元二十八年書碑版必須楷書而草書非其
所宜也人與北海同時而性各不傳惜哉

孫過庭在唐世草書最精楷書無傳碑版亦無蓋碑版必須楷書而草書非其所宜也

懷素聖母帖圓渾古茂多草草是其晚年筆較自叙便佳蓋自叙猶極力縱橫而此則渾古自然矣

懷素母聖母乃其諸帖中之最隹者

懷素千字文間架却老恨當時刻手不精字畫多走作此本乃明時重刻愈多不是處初學者不可學

懷素書高初觀輕而無力鮮不嘆為鬼畫於符者細審之筆鋒着紙通身皆以全力貫注如自叙帖中圓字遂字自首至尾筆力無稍懈是也蓋肘腕運力筆鋒着紙意穩然有聲若徒學其貌而乏神

骨斯真鬼畫時矣

王維五忠副碑唐行書中佳者昔人謂其與李北海不相上下然終不及李
其體隸通方而圓秀秀者多嫩此得不則不嫩而獨蒼勁學道字不和聖
此矣

白公神道碑篆字永泰元年書筆意全宗北海神貌酷似夫執事宗之
在唐時名不甚顯而其書若此何唐人之善書者以執事宗為唐書
無傳書譜亦不列其名

全奉同碑諸葛真書筆意類褚河南

石壁寺甘肅寺新鐘碑四取佳

張嘉祐貞北岳府君碑極佳較風動碑筆意灑落更古

風動碑王士書則書唐書之極大者其書不及張從申較蘇靈芝更健
顏氏家廟碑篆額李陽冰書筆力勁健可寶也陽冰尚有數種篆額
皆極佳宜求而收之

齊探之泉寺碑篆額長而健

魏高陽寺八分書不甚佳收之倍此一徑

元允公之頌唐包文設書類魏碑筆意頗古其字畫尖瘦處緣刻手不
精耳

小字麻姑壇額顏家廟元次山寬輝而繁勁唐碑小楷甚多遇此碑與
此亦須買也

大智禪師碑文史雜別八分書肥而有骨在元宗考經經之上

韓勅碑近褚

惠峻碑近顏

孔宣碑近虞

鄭國碑近歐

比翁車駁語

鄧國公能學政未至不必為甚佳其碑陰載我眾人官職姓名更不成書

孫過庭書譜講自然故尚力者皆不取

褚河南聖教序二種一爲塔一同州雁塔署永徽四年同州署龍朔三年前人相傳雁塔乃先刻同州後從雁塔本朝出者王彛州謂同州本勝似雁塔自予觀之必先雁塔較勝於同州蓋雁塔本空靈動宕自在河南本色至同州刻手不一雅比雁塔更覺蒼

勁沈著然神氣脈滯無復空靈動宕之致矣且計龍朔三年河南子遊
豈已逝之人復能作書耶或者後人於龍朔年上石時添出紙尾數字
耳又有謂非河南書者然細玩其筆意的與鳳塔合法非河南不能
如此惟龍朔年行餘及河南各款不似河南書

道安禪師碑溫古書玩其筆意跡已闕蘇長公門外

裴灌少林寺碑額上幾十行小字乃太宗近侍人所書惟世民二字乃太宗
真蹟也

秦陽水三墳記宜收

碑字極大者莫如唐元宗八分書泰山碑其次則顏魯公興頌蔡
君謨之善矣

淨域寺法藏禪師塔無書者姓名前後有何義門說語謂是從禪
碑中變來

于大猷碑唐碑之有名者

鄭元達書筆意類王績

柳子原龍城柳鴈向來論帖者皆未言及惟近世觀故齊金石考載
之字亦不甚佳

唐高祖為子祝病碑寥寥數字與子原鴈相似

中岳永春寺碑顧川荀望書頗佳

金剛經王知敬書筆力結實然拘而大致不及衛景武武公碑

田頌張府君碑字弱而怪不及蘇靈芝其書在唐時亦不甚重也

泉書賦詳議之

贈裴將軍帖字太離報吾竊疑其非顏書或者鈞摹失神耶有之筆
意處 有大清處

龍光寺舍利塔碑下半殘缺失書者姓名其書曰房室動健筆意本
歐陽詢與張從申後署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建

述聖記字極精近今不易得

唐沈傳師書出蔡京筆比自學王郃離字問出書之法於京京亦其
學傳師書謂為不佞夫京等善書者謂為不佞其書自是甚佳想
體度必與京等相似也而其書至今不傳惜哉惜哉

蔡京書瘦勁有別趣

邱繼濤公墓誌清勁而瘦有別趣

蘇東坡書如柳州羅池廟祀神詞帖直追唐人矣

羅池廟如此體音而皆入法 碑無斷文與後跋字清楚者蓋獨也今搨
有斷文後字跋字直隸翻矣

羅池廟建極本唐人法而變其方正本晉人韻而偏側取勢攢岩有
姿大小是短隨其結體觀其用筆多從勢得極意亦間宗魯公其款
獨冠宗人

羅池廟字本款而勢勢亦間有似走峰者

羅池廟碑是有麻款筆寫約

蘇長公羅池廟碑外惟平樂亭記醉翁亭記二碑為最佳如杭州

表志觀己為翻刻神氣索然矣

蘇書大楷平樂亭記醉翁亭記二碑之書深刻骨寔勁健近今平樂亭尚清白醉翁亭則模糊矣

東坡平樂亭記字有較羅字池虛積圓處而氣魄之厚尚不及

羅池廟帖中水字過散香字亦不佳乾字未筆過圓則軟而不得勢不及張從中福興寺碑中乾字寫得精極

蘇長公書平樂記至明泰碑石剝蝕僅存十字盡靖間宜滁州者集東坡遺書重刻於石并識其重刻巔末歲月姓氏於碑尾夫集東坡遺書未知更集東坡之真跡以上石耶抑即得其善本而重刻之也耶二者皆無可考然筆意若健勁疏神氣頗已較表志觀刻勝多矣

近聞孫十洲云今掘羅池廟皆木板非石刻彼親見之是羅池廟之原石
其在亡亦未可知然筆力雄勁古厚若不似木板者此緣真跡豈非造極
難屬翻刻而去耳憶昨歲遊姑蘇見一本刻較肥瘦與今之肥本迥異疑
或原損比以續重竟未獲至今猶恨恨云 正陽李風逸親至廣西碑所言
近日翻刻一塊字清楚全璧其原石中斷且有剝落不全之憾石因尚在
通遠人掘取 癸卯六月孟里之蓋

蘇東坡草書時日相事記昔人謂無一筆似蘇直斯為偽作然字却圓
勁

秀髮軒長公小字亦璧賦終麻姑壇更小精極勝於大字亦璧賦也十年
前便聞蘇閣蘇文忠公姑熟帳極佳無從購得處士煉楊雲壑刻

史以一本見贈蓋其任當運時偶本也後有陸放翁詩書字有渴杯大渴瀟灑
得晉人風韻而尤忠敬極風流矣駘岩中無有瘦硬之態與他刻一味肥腴者
迥別致蒸佳刻

帖熟懸帖中惟蘇書極佳陸翁稱其字之法離奇不為甚美而刻手頗精
姑熟帖中惟蘇大忠公上仁宗謝表稿頗有字姿然以坐位稿較之覺顏書
厚而蘇書薄矣

姑熟帖中送呂愛得詩肉譜情等字皆於法過疎臨時當以唐法較之
龍鴻堂中東坡黃州寒食詩帖鋒芒筆筆露神氣奕奕如初脫手書
帖熟帖中歸去來辭轉折處筆筆皆似圭峰碑

黃山谷玄考板撇捺拖本於蘇而不及蘇之蒼勁雄渾墨竹賦瘦健擺脫

章吉老碑末元章晚年書最佳碑額文字亦極精

薛道祖刻末元章與道祖二書筆意同勁本出於王而間有二版峭之
筆乃其本色也較勝於章吉老碑

觀末元章楷樹贊而後知元章之魄力今多翻刻余向揚州曾得一舊榻
元章楷樹贊極古

末字小楷惟西園雅集圖記一種最精

黃山谷戲贈末元章紙其勁老也皆出於秦北海

山谷字本於薛曜

蔡忠宣公為有宋一代之家然骨力軟弱不及蘇黃米三人其所書無安博
碑字較末魯公中興頌尤大及畫碑堂碑皆魯頌書乃其佳者

蔡君懷借書而佳其形潦草學師極不可學也

宋友仁刻宋高宗時右軍十三帖乃高宗真跡筆多油滑不能動折友仁極贊其妙殆亦頌美朝廷不得不然矣友仁跋字多取勢

宋高宗時張俊勅書多油滑其間有數札急遽草率似無意作書者
顧穎黃山谷

張樛窠金剛經五千餘字本因於歐而恭以褚結體顧緊時其討巧處多不尤
方耳書時贊祐二年六十九歲碑在焦山

張即之全剛經字忽瘦忽粗皆提筆寫得然不能於平正中求勝古人而祇以鬼巧見奇派頭不止邪態心然止較之東坡之道厚山谷之伸施元章之雄傑君謨之蒼紫遜謝多矣此其所以蘇黃米蔡為大家而樛窠止得為名

家也

張即之蓮花經精書筆意宗敬禮因虛兼顧世南惜其中雖以粗筆間以草體意欲及新而所變多成郭派此其所以不得為大家也此間山先生所藏墨跡不全本近在耽氏

蔡卞所書曹娥碑筆意多本柳少師而虛態聽岩腕有別致然多瘦緊處亦多乏飄灑此外仍有所書心經一種

宋書初後唯徽廟院記蔡卞曹娥碑字卷約若非不足觀然筆畫間多油氣去虛碑遠甚

吳廷珠題鶴後五言詩一首筆意全整未已得南宮三昧殆南宋人故其整之畢肖也

宋元章著聞世書玩其筆意逸乎生得意之作卽張章古老碑亦能通
經解耳

鮮于曼誌字古勁沈著極致鍾太傅毫無松雪平生習氣

松雪鮮于曼誌余得一本後有因天球跋乃屬損也跋謂昔有人握得一碑
玩人某識其爲松雪書攜之歸天球見之因捐十紙分贈友人留一本自營
把玩未幾碑已碎矣而此本復持贈范君友人今至珍惜又云松雪自謂
平生所書曼誌惟鮮于府君爲最天球向所敬尤本不知猶有存者否而
余得此亦在無第二本矣

昔人謂述松雪小楷直得晉人觀爲其父之所表誠不誣也

又敬爲其父之所表亦魯公家廟碑也

松雪七親帖筆意多本玉版十三行

松雪寶雲記年數撰文至天元年書有北海之對張留縣碑不及

文敏十札原搨肥潤圓厚今翻本氣骨軟弱相去不啻霄壤十札憲章
二王後張燠跋小家具骨體錄筆意子昂道德經字整方齊

子昂亦登版亦可觀

趙文敏泗州普照寺碑瘦健開拓類褚河南無平生習氣文敏碑中之
極品也

松雪頭陀寺結廬造像平生正不似其晚年書多習氣可鑒也然須以唐
人骨肉氣方不流於搨

松雪本善新法圓勁腹潤出入二王為晚年得意筆墨跡流傳數百年

最難其不疎能守尤難宜松雪以得見為快也往余遊六安觀煖平原葉明
遠帖於鄧汝斯處至纒揚觀開元四年姚左相善勅於其處孫家千餘
年墨跡得以入目亦可謂三生之幸矣因讀松雪跋并識後於

松雪四體十字久雖不之佳而亦可觀 川字應是體家之記誤

松雪所書者名絕賦顧頴夫冠山帖其在在亦若處初搨精神奕奕遠
之習字近石又持之他人矣而搨亦漸瘦不復似初出時也

傳雲羅中道松雪與中峰和尚書書法有晉之叔和處尼等書皆晚年筆結
積習以故弱脈燥陰是彼自務悅化之慘然多習氣且不無油泥擊者不
可不知所慎也右軍帖十分殺行筆意弱帶不遠原本

秋碧堂帖中十殺行筆意道洛神賦道峭瘦健無懈可擊字在頭陀碑

之上

近洪氏刻松雪海語晚年書也殊瘦勁而不免習氣較鴻受刻松雪雪賦頗類趙府君所表國古道厚全本鍾玉較道德經閣郭公鮮于善誌尤加緊促自然松雪平生合作也便松雪書畫益知此吾復何議哉

元時鮮于樞家伯機書畫最佳為趙文敏公一飛動款

吾曾見揚州監院署內堂左有鮮樞所書碑今之監院在元為御史署碑內皆序御史事字勢定而圓勁大類右軍無松雪油氣佳書也特此碑在署內真奉相甚難而世之所傳遂少惜哉

伯機大字不多見

本雪庵初為和甫善書述文敏公一日酒半上書以為勝己詢訪知為雪庵書

也。爲之朝得宜，凡字禁中區，額皆重庵手筆，意於此見前輩堅挺之美。值
其世傳李重庵有善榜書，其佳未之見也。

趙松雪天冠山帖，初搨後跋字俱清楚，刻下搨本後跋行書十數行，畧具字行
之微，明疏小楷則模糊，其甚貴帖者，往往將之跋刻去，祇爲行書之接，入前頁
紙以爲初搨，噫！天冠山僅初教十年耳，而已殘壞如是，豈物老耆每爲造物
所忌邪？

松雪畫地獄，其書時嘗在天冠山，前筆意與北麓耕雲刻相似。

傳雲體郭文原書，結松雪文原松雪同時人，而宗之乃如此。

傳雲雁康里峻，偏側取勢，原本於柳文衡山書體格類，此疑衡山家有
真迹，而臨摹之也。

趙文敏書曰張留孫書碑結體多協其勢絲毫懈不及空雲寺圓健
文衡山書曰吳公墓志云整道勁力造唐人晚年怡一意永師承之圓潤而
神韻蘊藉吳西紀詩其失在通收

董文敏公正陽門碑本李北海而恭以未海岳極勁健然結體不穩又自
然含蓄非文敏成就張司寇然今學董書者先學此亦以學董者多弱耳
董思白成道記晚年書結搆道緊而筆意多拙亦間有飄忽細按之一瘦
筆書也古人於書大抵晚歲歸於平瘦淡而渾含收斂多若不經意不用
力者無復年習矣

董思白羽扇賦晚年書之極沈著者然結搆多不自適去唐人遠甚
余不厭董書尤大碑板臨陰府經署墨跡冊頁一本道勁蒼秀良可寶內春

尤大碑板不過西三種而少林寺碑亦不甚佳

思翁刻陳公神道碑瘦逸

思翁刻周汝山款款正陽門碑是中年用力筆不及素間居士素間居士乃晚年書不著力而結體遂緊

清輝閣乃是董思翁刻帖第一種

周汝山款款董文敏所作以壽許大碑者乃晚年書間架放開全法李北海較正陽門諸碑更勝當年未經上石故無墨相行世余間得其黃色蠟箋紙本真跡同刻之清理書院以公同好遂將其本歸張偕余所書李公德政碑其摹訪北海與此碑政同而結實過之第遜其自然耳

清雲羅宋景濂之書與其子仲珩公皆頗造松雪得意合於之筆而仲珩

之書尤開健擺脫者不易及人第知景濂善文章而不知其父子更善書也
傳世體祝文山之古詩十九首圓厚腴古乃其平生之最隹者而刻于精微神
宛然為此帖中之最動取隹者也

歐鴻堂無量恩公刻華刻南唐澄清堂帖精拔撰筆意顯然較善所過
化不知高幾許即和子愿來余無能刻亦屯

周天球家向不知其何所本筆意頗欹而紫鋒多禿而筆今現張從申福
與青碑始知其碑版與於此也

周天球書有過優而皆著實故其碑版雖有不甚傳久衡山雞碑板亦甚少
是見者有蘇州府學堂記亳州碑考功華碑學堂記行之善碑八分二種而已
歐鴻堂初刻本板雖被火焚遂以初榻上石今之所傳石本者皆自翻刻也

思稍常不得於解人解人焚其尾屋亦版之被火以此

每及鼎齋所刻此日董文敏書刻手不精規模神氣俱失能之取下者也惟臨樂說論有唐人筆法非平日本色書

名人書法論

王著淳化帖中集文內真跡摹勒上石內多雜偽帖而刻本亦肥後潘嗣為
復從文內真跡摹刻視淳化中偽者多擴去之刻在緯州前人評云正証
淳化肉腸於骨之失然瘠焉前骨久未免失之瘦也至若澤州鼎帖諸刻則
翻淳化反而不及者矣

淳化初刻本亦版版有新字處以各銀錠扣之損久則銀錠紋見露故工後
貴族登得木板淳化重摹者上石并其銀錠紋而亦摹之其初相甚善然後

復有虞朝刻紙至今則亦甚佳矣

福化最佳後知潭輝諸帖多目甚多有從福化翻刻者有翻而又翻者亦有從真跡上石者然皆本福化以為宗不能過福化也

寶賢堂不及福化由是腹而挺勁通之福化之優不及澄清皇朝堂餘賢齋二家皆不甚佳不及寶賢晉齋寶賢堂字畫體諸刻

近日如得初刻者未福化初刻初揭輝帖雖一本亦值百金以前明有兩番三刻翻福化乃翻刻之佳者

福化之觀帖中所說王右軍真跡其體橫而促多區偽作其體順而直多是點攢之體適數捺之款放至黃庭已登絕境任後之窮盡能新事皆無能通然極圓潤渾蒼勁又極清洒生勁涉內司十七帖宋高宗刻刻手親

多先筆意然骨氣勁健無軟弱之病較唐人雖又鈞本行世為大而次序亦異
予曾收一宋搨本宋搨當日之格室香齋刻王次令造神賦與世傳十三行不類
思公詞疑本龍眠書亦無確據又謂多雜後人筆意意指松雪宋人豈得預刻
松雪書身是松雪臨摹之耳

贊者在自宋帖之最下者不及快雪堂

滿化閣滿化年者蓋指紹興年者此後之翻刻也無蓋惡年號宋搨近
不得可得者蓋惡年號而字肥者乃明刻初搨至後來搨本字瘦神力不
全皆不及也右軍之第八本注的多六七本多滿化

觀滿化閣帖須知得真知超得一點真味道知得腴潤之妙唐人雙
鈞十七帖澄清堂法帖皆解子愿翻刻及書府滿化閣各有妙處

法帖中惟三閣亭序聖教序九成宮刻最多

淳化閣中所有諸帖皆不及別處碑版唐太宗字別處碑版皆不及淳化閣中

韓帖肥本的佳近來皆翻刻無原本若得原本必宋拓也

晉永千字文有規矩十七帖有氣魄然究竟不如十七帖因較十七帖略軟

觀淳化閣中唐太宗字逸氣蓬勃其此本願無怪其卑乎王夫今也
其在軍字大小長短區號均各近體態率具自然至唐人顏柳歐虞則前
茲其體直取方格內整齊而欲得其骨者復得其圓褚得其風趣

汝帖刻清挺火風韻淳化閣風韻火清挺汝帖十分中無九成宮聖序碑

漢魏莫佳於校官碑張遷碑乙瑛碑隨楷莫佳於智永千字文今世所傳樂
教論黃庭經楷皆不如千字文

漢魏碑如校官張遷鄭固孔廟尹宙禮器孔羨乙瑛孔褒衡方魯全部有道白
石神君魏受禪上尊張九疑山吳夫墨此謂天發神讖碑吳皇象書諸碑皆最
佳者凡遇此本意宜收藏孔羨白石神君魏受禪上尊張諸碑峻勁道遠
轉折皆方鋒稜俱出周唐入八分門勿漢人八分神韻渾洽有觀逸之
致觀人八分則峻勁道遠力過精刻斬金截鐵鋒骨凜然孔羨等碑峻勁
處開欹李之門故知古人生疎橫撐皆非無本而然也

漢魏五代碑其種類多不見即宜收 若數張遷禮器諸碑得亦謂亦

值百餘金與宋榻聖教序同

淳化閣王右軍字其形匾短而古厚圓勁多帶草筆是其真跡其偽作榜折不用筆意不健瘦油滑直可棄耳

淳化閣右軍之偽跡多智永智果及唐人所作亦有雜所之書者

淳化閣右軍字體十七帖較分外出色

淳化閣近有刻去夏尾八分書而僅存篆書者乃偽充原榻也

淳化閣王右軍宋一味圓而觀者乃偽作也

大觀祇行間錯落與淳化小異而刻手極精而不跋子得此帖於江南越後見本所見本皆翻拓矣

唐碑皆從魏碑中生

羊豕豕穢和懷素是也而在軍中草書學之精多折筆間亦八分指畫八
分和歐陽詢精遂良是也而智永虞世南顏真卿皆折作轉筆則又
兼篆以備以此體多見變索尚難拘滯化關中虞世南真書似從之顧望碑書亦
宋獨懷仁聖教序隸老俱全看去反似嫩今石本刻遂隸老俱無看去又感見
蒼老吾等臨其宋頌須要隸尤思出不可如今人止學其禿也

靈飛經乃渤海藏真帖中最佳

諸遂良書全將筆提空因是難能然終覺清淨不甚沈著所以昔人有浮
薄後學之議

唐大家名家善行楷而復能八分者唯歐陽詢徐季海他和虞伯施柳誠
懸顏真公本北海續河南諸公未見其有八分是行楷乃諸公之所長也人

為欲積其長以傳世須取其所以長而用之

指書中帶篆法者平原之元靜碑家廟碑惟書中帶隸法者蘭臺之
道園碑

驚國齋十積泉與山巨源絕交書唐李懷琳作非右軍真跡懷琳好作偽
帖此書多草草本智永千字文必孫虔禮書諸款筆意頗古非趙孟頫祝
枝山諸人所能及

作書遲健勁一過於行書多生此欹陽率更之行書所以不甚杯者也
清遠良晚年書學黃庭如周禮聖教便是

蘇靈足書之句穩圓結不及張從中之健

右軍書畫像讚寫去猶有唐人筆法

顧喜公張書不拘家之大小畫之多少俱撐滿使與後齊而古意已失固形寬懈
終非正格也

歐陽信本化度九成二碑於是魯王書轉處皆固至白亦有則脫盡
右軍蹤跡全是自己面目度恭公公則又加緊矣

顏魯公晚年書力脫右軍蹤迹

字之結構最穩者無如皇甫至若道因圭峰讀碑單看非不極佳一與
皇甫對看則結構不穩者多矣

唐書世而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李邕徐浩皆第一等書也
李北海書毫碑橫逸已極變在太偏執字索白公神道變其書而致以端
正初觀與北海無差細閱之固端正而反不得執無北海一段橫逸之氣

則其弊又在不得昔人謂為右軍書似斜而正蓋文敏一生亦多用側筆則書家偏側之勢自是古人一種道理

小慎和之房山李文基志碑塔銘游師雄墓志四種皆登秋品後來文衡出筆不及也

快雪堂幅刻手極精風致宛然於真蹟無絲毫損處其在涿州近聞已遺賈若見原刻急宜收買

九成宮刻手甚佳自唐用漢法公刻手俱不及

諸本蘭亭得右軍之趣

黃庭經字圓厚古茂多似鍾繇而又偏側取勢以見平妥而且繁徑

顏魯公書元靜碑書之極也

圭峰碑全宋欽陽信本而撫縱更盡其勢間崇一二筆柳法唐碑中之可
鑒者也

顏魯公中興頌未經翻刻黃山谷中興頌詩前人謂其已經翻刻也縱未必
盡翻或者家畫間有銜洗耳

趙子固謂化度體象天下楷書第一化度原刻已無孫退谷消夏記於某
窟于後過寺見碑歎為至寶及歸設物色之則寺僧以為石內有寶已
碎之矣今何所傳拓本翻而又翻似木板黃庭不免如凍蠹之蝕墨墨林
快事所謂今其峭拔獨立之神萬化為穩重綿密之色者也此刻瘦硬
處尚見率更本色較所見本何啻十倍加而間有一二筆嫩又刻蝕亦能
周字道有綾亦不似自然破損仍未敢定為原拓也

會真泉嘗作述書賦清於世今觀其所書景昭法師碑筆意宗晉人而本頌功候值未造極不足深論其殆心知其意而不必果積其事者與

張廷申福興寺唐碑中第二等書

本北海書以力勝巖崖山寺碑尤其得意者楷經鏡洗已失虛出其面而氣骨自在王鳳洲謂猶足頌例眉山吳興良不証也

清河南房元監碑字不知應塔聖教之清逸駘宕而且字多橫翻碑在昭陵近已難得

人謂王潛至開道松雪三門然繕書自是唐人間架不似松雪多習美也

書牘謂王繡書與北海齊名北海何可易及要其結體道繁筆力健拔
自是乃季海敏手蘇靈芝筆拜下風矣王知敬書結體本之河南參以率
更之道伯施之腹而微失之弱何以亞於諸公也

傅雲龍樂毅論有古急較勝快雪堂刻

傅雲龍華陽隱居入山帖潘涵生動別有姿態御誠懸寶象其筆意
沈傅師書有各於唐而世不傳宋蔡京邵瞻筆常宗之合觀蔡邵
二人書知沈氏亦本於此矣

傅雲龍萬歲通天帖為此刻之冠

傅雲龍李懷琳絕交書從真蹟上石刻手佳而精神奕奕頗可觀即周
齋亦從真跡鈎摹而刻手不精遂多滯處

傳雲館孫過庭書譜鈎摹不佳筆意弱滯不及揚州安岐刻從真蹟
上者精神百倍也傳雲館顏魯公祭禮德堂潤瀉腹厚筆意宛然刻
較原清密嚴鴻堂亦勝在轉乾書顏進古碑乾書亦傳無多以此種而即
緣是以得名揚大師書結體性而有別致

秋碧堂陸履平獲帖他刻所無董華亭後為真跡予觀其筆意頗
類衛瓘而當時實一退筆書魯公之書祭禮德正與此同

秋碧堂顏魯公官告竹山連句二版宋元正草三榮名護墨思白錄其官告
為奇古最巖然觀其筆氣渾具而較處甚多已殊不慙人意豈竹山連句
通體筆力不健而鈎闕尤弱昔人亦以為佳何也大抵魯公晚年書每近拙
有筆必指之意若家之顧古曹元靜瘦挺其故自屬有因共觀此二種亦懶反

不知多寶塔之平正穩適差強人意昔人縱極推崇亦不敢為佳也

唐元宗觀瑞鶴撰提空處得禱之趣關米之門

潘化文觀轉帖三種取佳者得宋搨皆值千金

顏字不及褚字瘦勁褚聖教序全是提空筆寫得款字隨逆其空體長短寬狹尤為近古顏多寶塔活蓋心贊促圓整齊格開後世後身之門王元美已談之矣

多寶塔為魯公中年書及七十八歲例寫散字看去反覺古拙異常強迫處書譜字尚自然故用力者彼皆不取

歐陽修本堂其公碑此皇甫碑更勝皇甫宋高純公書其公更緊此碑前人無六其有全搨者不知自何代仿壞必非元明以來之失如祖自元明則

全編尚可得也近今如能得全編真寶物矣

唐碑行書的數本北海雲麾碑王績蘇美是諸人皆不及也北海逸氣生動通身貫注法裴休所謂書中仙手者也且有英雄王五世之概王羲草如戰鬪者只顧得身耳

北海書縱橫而整齊

實世南宋國近種元尚宣和日示

歐陽白善有云侯恭公二碑是一條路是自成一手持其用筆用意折折處是險峭處是險諸字瘦硬少沈着然是自各成一家之極品

諸字動處即其輕飄處

唐行書最取法者本北海雲麾碑顏魯公坐位稿本是從王出顏亦從王出

而另開境界

魯公東方煖賢其骨從故出而結體則履促方正大小全一滿格則止不使行
間稍留餘地是履促方正大小全一務期滿格比法顏法也是碑乃魯公中年
書全讓用力較勝多矣若家廟碑乃晚年書則靜穆有古意端凝取
勢圓帶篆法

唐人書多碑版凡碑版有格設格取格之齊故排兵布陣方正端嚴
而法勝焉

論王知微書不遠處雖北海不能過之然其用筆矮不及北海開名流後逸
有大馬行空之勢是蘇老老字亦沈著然尚肥滿又不及王知微之蒼秀矣
唐初字尚瘦硬如歐虞褚皆見故工部云當貴瘦硬乃通神至云宋字肥

其願身自公徐浩王繆蘇矣。至諸人字皆寫肥了。魯公字至元年。他瘦王繆字開。
後來趙字之門。

碑版如左右軍之聖教序。半載碑如。永之千字。文度世南之孔子廟堂碑。歐陽詢之九成宮。皇朝碑。雲英公。稽遂良之雁塔聖教。同州聖教。房玄齡碑。魯公之少室塔。元次山。顧家。唐柳公權之元。柳塔。竺行公。神道。秦北海之雲麾將軍。嚴公。碑。法。德之石。六尚。和。致。陽。通。之。道。因。法。師。裴。休。之。圭。峰。禪。師。王。維。之。至。志。詞。蘇。矣。是。之。曰。公。穆。政。叔。忠。古。及。善。國。公。皆。法。帖。中。必。不。可。少。者。半。載。碑。無。假。的。懷。素。書。不。及。張。旭。

古名家詩字。只講氣骨。神韻。蕭。蕭。古。淡。故。顧。字。取。郭。家。廟。元。次。山。顧。家。廟。李。元。靜。請。碑。之。古。而。於。少。室。塔。謂。之。恆。史。書。以。其。不。過。寫。相。保。手。迹。因。

進耳然自不易能平正圓湛而後能古

數字健勁其勢多緊柳字健勁其勢多鬆數字橫處略輕顏字橫處全穩且柳字不求健勁筆筆用力雖橫處亦而與豎同重此世所謂顏如柳骨也數字看去皆左傾在紙上著勢處復以雄極為秘也顏字家之廟碑初看其至至的軟軟的不甚解文則始能解

書法自右軍後當推智永為第一觀其真字十九圓勁委花神韻渾然已得右軍十之八九所云者止幾希焉其次莫如李邕伯施伯施骨力道緊圓渾溫潤而不露圭角頗有曾閱氣象至歐陽率更峻勁道刻鋒骨凜然自闔門徑獨步唐時所不及智永伯施者無其夙韻焉善耳顏柳褚李則又當在三人之後也

歐陽率更化度寺與蓮動紫衣而持筆多拖開至碑多率臨此又情素以柳公筆意然細玩此碑結構尚有未穩處不及皇貞諸碑

近見張從申宋拓李元靜碑字仿聖教序亦清瘦然不及福興寺碑之堅實

滿化閣右軍之字多開大令筆意

蘇東坡黃山谷字真嶽捺拖出恣態若逸皆本於瘦鶴孤快雪堂中蘇長公書款數幅小字極佳然用筆亦有隨意處較之唐人骨力不如也

蘇長公作書凡字體大小長短皆隨其行然於大者開拓縱橫小者緊鍊圓促決不月使大者促小者展有拘礙之病而看去行間錯落疎密相生自有

一段體態此蘇長公法也

東坡書世謂出於顏吾細觀其轉折頓挫處實本於歐與圭峰碑

書至宋世和蘇黃諸公非不各據其勝然以唐法繩之則不無疎處

東坡小字皆於挑剔鉤勒處用力中間提空昔人設其本於徐浩者此也若大家則筆筆捺澗沈入着實不徒一筆輕過故昔人又謂其有偃筆

吾得右軍吳興大周懷教帖宋高宗賜右軍教帖宋元章教帖共裝一本皆揚州為最善物右軍書固健生勁勁儼然如脫手書一毫不走昔人謂為薛稷鈔刻宋高宗書而圓韻而迂軟弱未為大佳乃宋友仁刻後有宋友仁跋元章書筆力道健高宗不及觀其詳道祖刻右軍帖內新婦委頓教教字如畫大段平史源學此也

人謂宋人字於法太放談觀蘇長公覆池廟碑何常無法特不無小有出入

不能如唐人之工藝耳

東海岳欽筆作書下筆極細鉤則任粗放焉散漫太無極終不為佳也

東坡草書醉翁亭記高跋後而有蘇吳與吳龍庵文壽承請公跋此係善本
本三元美謂斯非忠公筆自是巨眼而書自不惡瘦硬如鐵線曲屈後東坡
懷素者未能或之先也

蘇忠公黃州寒食詩帖古厚非東海岳所能到

宋元章書空齋希於積

傳雲館所刻宋人書有少不宜入者如少碑紹彭尚屬書家至余端叔諸人
字皆嫩弱不堪而不刻之何其濫也

傳雲館本南宮欽帖乃宋書之最佳者筆意原存十七帖而亦以筆武

帝異趣而特精道勁體格高古無復平生疏縱輕弛習氣較勝職思堂
所刻者至他刻更遜遠矣我

朝張司寇照書筆筆頓折沈刻道勁得力於此種今學米書者從事於
斯庶不致墮惡惡道耳

傳雲雁放公羽畫一有別致

傳雲雁五定因書體厚可參蓋服唐之蘇文忠公者刻手亦精緻

傳雲雁范文穆公書有古意

傳雲雁張樞察古峭勁

秋碧堂杜牧張好好詩帳畧具筆意不為之佳以其為唐人書故善勒之
耳

秋碧堂蘇忠書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歸去來辭三帖二跋道厚臨
定為忠公之最佳者歸去來辭微弱不逮二跋遠甚

秋碧堂黃山谷書陰君詩古而有別趣

秋碧堂宋元章帖乃一羊毫笨筆所書故不能指揮如意然結體道厚時
有二筆瀟灑縱逸自露作家本色也

秋碧堂蔡君謨詩稿帖有別致

董思白骨力軟弱不敢貼唐人碑版凡見其所臨書如顏魯公於可蓮柳少
師便不甚佳若歐陽率更被從不担架矣其晚年臨唐碑則甚佳其如臨
懷素不為甚佳

明祝枝山善香光文衡山皆大家而善香光評祝枝山骨力氣魄較香光

猶勝以其三毫筆之易微矣。過硬不如骨光之柔，和腹額改避骨光，衡山空齊
整未免太單，然彼乃有養之人，字取溫雅，固和亦另是一種道理。

祝枝山書實有一段魄力，是在少時，故王鳳洲謂其狀後一人。

蘇東坡黃山谷趙吳興華亭字俱講志態。

文衡山極以水筆道空，作字力學智永，專尚圓和，活然未免太單，太此張得
天之所以不許文而專許董也。

趙文敏字格董文敏字弱文衡山字單

邢子愿字款不佳

祝枝山字傳雲，腔中所刻古詩十九首，文衡山不能及其，隸字學懷素之懷
素字瘦硬而有法度，若枝山則太邪，說太縱奇，又不及衡山矣。

大衛山小楷初學致力總健勁而板滯之氣未能盡脫蓋思公特書端側處亦
王文今十三行圓處亦度世而王鐸執筆得法書學未南宮盡致者健楷之
大而行草多且未免近怪此其所以祇得為名家也鐸五津人故河南人多學
其家

張瑞圖執筆得法用力勁健然一意橫揮少含凝靜穆之意其品不貴
張二水書圓處亦作方勢有新無轉於古法為一變文然亦有所本孫過
庭草書十字文結體方區一意逆原與世傳書譜信筆所之和不作意
者迥別二水殆襲其礎而火加激縱耳

王覺斯張二水字是必傳的其所以必傳者以其實有一股蒼老氣骨在耳
鄭真存口八分書學漢人間悉草法為本

朝第一玉筋林嘗議之然若森自是不及也予常細觀其執筆法亦未盡得故
康熙間雖名重一時於今不貴以其終非登峰造極也

何義門焯稱書當世雖有可取終不大佳必定如翁明文衡山祝枝山輩方
是名家

何義門未得執筆法其字轉折不圓勁而結體尚古有書卷氣

橫雲山人王鴻緒譽畫得執筆法腴潤有丰姿然氣骨火弱不能上追
古人

橫雲山人為張得天書法所自出然不及得天遠甚得天健而橫雲山人弱也

張得天譽空無多寂寂火年譽畫走筆譽未遂成大家至無與抗行者無他正是
入門正執筆好不然其空雜漫却不粗野有含蘊極蒼秀

張得天臨米書皆得其硬筆所作之書亦常臨其軟筆即得天臨亦用硬筆不用軟筆

張得天書皆勁健至所刻碑版多謙其弱或不刻手不精張得天書較董文敏建勳

汪世鑑家述云蘇州人得執筆法書極瘦硬

朝自張得天外無與抗行者向曾見其跋沈凡民印譜自謂初學傳雲龍中麻姑壇記後符經入都後友人陶正詩請為木板黃庭後遂學褚得其瘦挺以應談學道得其窮晚年思書必求篆隸時懸朱陽冰顏元家廟碑額於壁間而特恨近暮不能舉噫於此可以見先生書學之始終矣

張得天書身分極汪世鑑家述候極

孫衛宗相似書法神韻是其書與王若森相等

江寧程章華稱莊先生父也得執筆法與山谷書中空靈瘦健頗一時然宗體通真款斜亦未嘗成家也

程章華書力亦破格遂不能入格而生硬處却與古人相印不知執筆法者雖白首不能得其半筆也 張叔華筆法

六安陸之璣文凡折筆故結成一用款看款書何常有此折法此所謂澁字也寫字到此并無真義只是委境且如鳳陽府程超棟廬州府黃道日壽山刻之海張世澤或與懷素或學王羲看去似蒼瘦似澁逸然不得執筆法極是隔膜愈學愈不是耳

家誠正蘇子谷延熹不得執筆法其字初看體貌甚蒼勁及初審則轉

折中強殊兒自然 又語詞時人善不可善筆他人見之傳出便是大樣疑自註

至若孫過書整歐未得執筆法區做不圓勁

古人作字筆筆則如皇天有碑中良祿裘隨帛止貞六字之類是也蓋長短廣狹自有定用意之處

胡東來得董華亭所書怪尊酬帝子四句條幅筆力蒼秀行筆相間奈結體不甚穩適而用筆亦間有過觀者蓋早年書也余嘗有張得天臨華寫此書豪邁蒼勁縱橫莫量當真有刻學字寫張之勢謂之空過華亭董公應亦首肯

張司寇玉叔標刻中多弱筆中年書也司寇平日喜於轉處稍造作想其作書時手腕必不尤快若改垂所承厥聖教序數十行則一氣直書道

壁而流美法至此崇以加矣

古大家名號雖不學他亦要少收蓋都是古門徑古人道理不可不知

李北海書全憑氣力拓開肩架若蘭亭半截碑力乏無窮看去却極
靜此北海所以不及也然初學必從北海歌讀入手拓開氣力極滿然後收
到蘭亭半截碑上

唐人勁健書如烈士投劍雄視一世及觀時人作軟弱圓熟態直是火
掃芭秣樣皆有餘氣概不是

自書論略

樂毅論宋齊世吾早歲常臨此帖至今吾字樣多半好類此也

吾向不學黃庭類恐通於故滯不學趙孟頫得真軟弱氣吾常臨此書

而不學宋字以正蘇書之動宕蒼勁皆有規矩可守不似宋字之率意疏蕩也
余向以學宋書得之然殊不佳

余書入越淺入墨深然入墨而不盡出於墨

吾向取不服之衡山字以其太單也近來作草書頗覺有得及觀衡山草

書其蘊藉體度殊不可及夫然後歎古人之誠難能也

其在山東外臨不立碑
在子家類文身建道
動善刻思是有唐碑風味已賄揚蒸身自價有奔泉拔石之意而蓋誤錄其意也
唐人而止是

宋海岳行法多出自李括州余即以未行法臨雲麾碑從流溯源自是
得門而入

北海雲麾碑近歎以其體方也吾人多臨雲麾碑亦以其近歎而學之

吾近來時覺毫釐山本頓太多嫌其近熟欲時欲當恐一時不能成就

吾見今欲極力時化度寺心沈動者亦只一路去

吾近欲作如賦工夫將黃庭經帖臨數十遍知永千字文中直書清穩者臨數
十遍而苦於應酬太繁竟無暇工夫奈何奈何

吾臨石軍吳興能施以五印十札書

吾嘗臨蘭亭然終不甚解其所以佳近日臨數卷既又方知蘭亭字之繁非
他書所然及

吾近常喜看蘭亭

吾今看蘭亭黃庭宋欲收紫一丈淨真走青固從二則高碑收擇札處甚不
嫌意也

蘇靈王和敬字未嘗不佳今吾見今學他尚覺有不是意處吾為任康使臨
半截碑矣亦以宋法間有魏志碑得矣亦半書耳

吾為松太蘇道憲書全剛經一部筆不稍心未能深入僅有氣韻非得意
書也

余廿年前學趙松雪書不能似近學李北海雲麾碑筆稍結立得佳或以為似
趙蓋松雪初學二王晚年碑版實既脫於李而余僅能取其貌不特不能似李
亦豈真欲似趙乎壬寅秋與張青蕙書屏有餘幅并贊數語以志吾愧

向有人見余作石齋書謂余曰子書蒼老矣未克之極軋能加光潤更是
適觀余應之曰子未見顏魯公中興頌三蘇東坡羅池廟二碑乎亦曠其大

估軋乎

吾所書碑版已刻者五十三種是在亳州者七種其餘在壽州泗州江寧揚州
宣城安慶桐城蘇州浙江徐州諸處

關山先生臨祭禮冊跋語 魯公案雖感嘆歷清亦刻若徒戲鴻堂從此翻出亦覺意
至矣真有遺責中郎之譏同年里比玉詹於歷清亦主人處因從此玉詹二平時時
時事此意所以報也聖已立味後二月 關山深歎 賜并識

亳州

湯陵碑 成平寺碑 江公毅文碑 貝葉經跋吳禮撰 柳湖書院碑

劉公墓誌銘 朱都閣德政碑 關士贊文撰

壽州

循理書院碑 八塔廟碑 先農壇碑 真武廟碑 白龍王

廟碑 劉黃二公祠碑 奎樓碑 安丰墟碑 城隍廟碑

孫氏樂輸碑 報恩寺碑 陰隱文石刻 志德鎮德政碑

趙松雪七字跋 塔蒲卷記 太上感應篇石刻 陰隱文石刻

以上二刻在
妙德黃三
公書署

鳳陽府

鼓隆廟碑 鼓樓碑 署前
公名 宜德記碑 縣在署
在公名 正敷公血石碑 獨山脚下
署孫公名

泗州

移泗州治碑 玻璃泉碑 釋迦寺碑 義姑祠碑

江寧

表忠祠碑 朝三
字扁 八祠之約碑 西花寺
文長祠 方氏始印老碑 王氏碑

桐城

揚州

淮安

古蹟科舉盤費碑 康山碑 史閣部碑 張觀察唱和詩石刻

安慶

巡撫題名碑 喜雨亭碑 應傑樓碑 大觀亭碑 周禮名

閣帝廟碑 山西 五溪詩刻 閩 閩撫之祖星溪墓誌 又父

墓誌 又傳石刻

蘇州

蘇州府知府題名碑 重修北棧記 蘇 楊公誌封碑

歙縣

鮑君家傳石刻 范宋宗權 錢孺人傳石刻

當塗縣

平陽人墓碑識後

重修縣志記

本志年撰

山西大同縣

欽定功臣履列傳

重慶鎮總兵任勇烈公傳

貞之著撰

山東嶧縣

漢丞相樂安侯祠記

十里泉唱和詩

阜陽縣

漢廷丹徒縣訓導王公墓誌

官同禮撰

吾所誌書碑以寺州報恩寺為最孫氏樂輸記次之

吾所書孫氏樂輸記古原結實冠諸碑之上寺州報恩寺碑銘實

健勤泗州碑銘泉記沈著蒼建二碑皆盛北海樵鹿山寺寺故表魄

亦與之於近宣城北樓記終實齊整且取為適中乃高下所
吾所書諸碑本終鎮德故碑鍰刻最妙然其字終實而火道
開火徑謹故也謹促則道矣

吾所書江公敘文記以新筆為之未得身試其又兼刻手
及報恩寺修泗州治諸碑

此余書敘文記第一本也以石小不貯容遂另書之然筆弱而新不能佳此雖退
筆而道勁腹潤頗有實世南公志筆意強生植齋裝為冊而請余識
之時癸卯八月二日未刻

吾所書敘文記凡四易本而皆不得意今上石者第三本也筆意頗瘦較彼
三本為差勝

吾所書泗州釋迦寺義怙祠二碑乃張孫圓之使費文至吾家中一時
書者

吾所書任勇烈公傳者原中有動致較功臣體列傳為自然也

月來某知書到宣城北樓記新刻損本細閱則手過趙光圓便穰肥較現
念所書原本健勁處所失云多也

吾所書漢丞相樂安侯祠記筆意頗未間有似曰公德政碑者然當時
筆不應手家裏行間遂無平生獨往獨來本色未刻

吾所書贈朝議大夫鮑君家傳碑間悉一二筆柳法其瘦處却似徐用
錫得相悅然為紙筆所困未得意手非吾得意書也

前書漢丞相樂安侯祠記因於筆不佳今再書之氣脈較流貫而

筆之不應手如故也 此亦上石

余所書高臺光塔記力遠沈着不肯使之過親也

余所書周帝廟碑通善大照禪師碑也

余所書大觀寺碑前數行時拘入後頗得蘇長公筆意

余所書東公德政碑版似余北海高出白來所書諸碑之上白龍王廟碑較

余公德政碑更結實

余向書先皇長壇碑神氣極旺筆意本職思堂蘇東坡帖然不及余

公德政碑之健

吾書大觀寺碑自江流保障以後之空筆意比日佳昨泗州太守張孫國

作東玻璃泉記屬余書之且欲官衙之下署其他名更謂少古碑有

此式乃可余初閱唐宗碑如顏魯公多塔致陽詢通道碑之類蓋差
曰公德故實真容張從中延陵秦楚山谷中興頌詩荀望永嘉寺安宜之京兆
府學新移石經記實署有地名則此式自古有之矣余向嘗閱中丞書畫志
錄余宦衛下署亳州某信此式也

學書論

學書之源在執筆得法得法得臨近此名人名書亦佳否則日撫括履手去之
轉遠無益也

凡書有志竟成况學書一道今豈不如古哉按九成皇有書法恭公等碑皆晚
年書初歲未少即佳乃吳年刻勵精進是書難成要在不自廢耳
學書貴真真有得非徒宗派之高遠足抹盡一切也

學書宜少年時將楷書寫定始是第一層了手

作書點畫鈎磔轉折挑剔須氣貫神足否則點磔如蛇之闕兩頭皆
有力又如舞流是轉由百轉而力則直直行宜方行宜十宜圓真於八分
筆尖筆尾留筆書轉折宜圓不直方後人法不如古若蘇米懷素等
多方體蓋其臨唐碑楷法真筆非其所長也詩云筆不可雜行行
不可雜真體結要純之謂也

作書下筆須去過古人勿依傍

欲書勁健而筆則提空

報筆論

明季華亭王聖公其昌傳報筆法於其邑沈公堇沈公堇遠

國朝傅王公鴻緒鴻緒傳張公照照傳何公國宗國宗傳金陵梅君威子
學書三十年後始悟感得其傳先是張公亦其法不授人一日同何公坐獄中
何公叩頭再三乃告仍屬勿泄及出獄何公編語人梅君因得之及張公總裁
某殿梅君贈羅羅中見公作書致表袖拂者以上張公曰觀吾袖拂几
乎財寶懸而動也梅君歸告余余與後十餘年竟有得今以控善州
循理書院生徒汝等勿忽其易而精進以匠於成乃吾不負此傳也
執筆大食中三指宜死時宜活

古傳執筆法宜用正中直而已若手北月稍內西復極着力此法字及余時得
古人未嘗道及

用硬筆須筆鋒捺入畫中用軟筆要提得宜須手腕收放得位

用筆直者實天要跳得起不可使筆一死捺在紙上

軟筆依則沈着軟筆高則飄逸

吾所書表忠祠碑身分甜厚八祠之約碑清瘦論履手八祠之約碑見勝
而本底不及表忠祠

吾六年學蘇未意氣軒柔多有欺人之概晚歲結撰漸密收束自然往往近道
而不知者以為滑格

今有吾余者曰吾字去處筆則更佳蓋謂吾字畫出辟下筆處有老也
而不知吾之軀處正在此余惡觀晉右軍唐歐陽雲隸宋蘇黃法帖及元
明趙孟頫二公真跡未有不出辟者特徐浩筆多折筆稍壯嚴辟耳而
亦何嘗不畫出辟乎使字畫皆成禿頭鈔筆筆皆似刻成木強撥帶

而神不存又何書之足言此等議論皆因不見古人之故

因朝書家張得天注是石而外者無多謹焉

吾向用執筆七八年及至京師猶用之其法以手握管尾作書極勁健然亦空
淨終屬不洩著不如用硬筆運以沈著者勁處皆力透紙背

吾謀續理書院十餘年矣憶初至時以執筆之法授人無不稱以為古人執筆
不必盡如是且証以為欺人及今得吾執筆法而宏宏長進者有數人而人始
息其譏而信之矣是吾之不欺人已較然如是然吾自執筆以來教生徒之
作時之者必先窮經而人竟不之理也則又何也

書文空筆鋒洩疲硬筆蓋筆鋒疲硬甚軟時極力操挫沈著而不肥濁否
則肥濁矣觀東坡羅池廟山谷戲贈米元章筆能比自疲硬筆鋒所書

故或怪或提肥瘦如意亦非老筆書筆無此鋒銳

宋碑不及唐碑唐人書鋒後俱出而宋人不能寫遠致書碑版皆楷
書要至本北海則以行爲楷者也

學右軍草書少恭尤令以其氣勝也

書法遒骨力剛健最忌野學北海大照禪師碑和登山

褚字筆筆只撇鋒而筆筆出鋒致字易寫細長褚字忌寫橫褚字用
開寫圓從易爲力致字則轉筆直就下來較褚尤難蘭亭亦然

唐書如家經先宜博涉少博而後反約不博約於何凡吾人尚韻
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唐太宗字全行以逸氣與字書者見
太宗字而後始敢放筆

孫過庭書譜初學草書者不可學恣寫教了

結構不外分間布白因體造勢避讓排布宜展促向背諸法一字振開則
各字成形合則全體入級

學書忌浮誇而無定態而不學知不真學而在寫得不深

孫過庭云始於平正中則險絕終歸平正須知終之平正與始之平正不同始
之平正轉攝死法終之平正融會貫通而出者也此中節次躡蹌等不得盡
書得傳法無功夫亦不能家也

積書有法可守者美如款美款善結撰毫厘不忽

臨款不慮飄忽不韻臨繕不慮靈恐不實

將蘇美公羅池廟帖懸壁間觀玩實字更增長筆力

臨多寶塔着意去臨不甚相遠脫手寫改筆筆相似竟難

頭上眉宇黃瘦初上來不可學其空提空筆尤當的骨骨含於內全是一
然筋盤轉初學恐流於輕薄軟弱

學款書時以顏字為太肥學趙字時以致顏為太瘦太板學宋字時以趙
字為近俗學董字時以宋字為太縱及復學致顏諸家以董字氣骨弱
近小營本解時看古人字皆有毛病到子今方知古人皆有不然及處臨法帖
周得全本全本文多則楷樣備得善翻本與翻手精則肥瘦不失精
神充足而緊要總在執筆得法執筆不得法縱令臨古人墨跡皆無是
處也

學書二字一筆須從古帖中來否則無本早矜脫化必須規矩初宗一家

精深有得，雖探諸美，變動而拘斯，若不掩性情，自闢門徑。

工追摹而腕性靈，則趣生，恃性靈而厭追摹，則法疎。天資既高，又得筆法，功或後經學，亦無成。

學假書字不如真，唐碑。

陸字聖有碑，其法亦公碑，皆七八十歲時書。九成宮在左，則較白，其有難學，九成宮氣味靜而風韻，愈高。王右軍法亦公，則全憑力量，刻人與右軍書，其用意如學行書，學致精，諸家字其用意如學楷書。

學書如或從議，俗人不免而後書，學進尤要真心，追摹古人。

用軟筆，全管火側鋒，則外出筆，肚著，故然後指揮如意，用硬筆，全管豎起，則筆鋒遠，其背不無滯滯之病，昔人謂學楷書，余化度。

九成無入手處然化度不及九成諸碑也蓋以其身分未到人看去易於學習因極福之耳九成在化度之後故高於化度字原其公在九成之後又言而於九成至克陽之關亭澤朴精勁依傍石軍更寫諸碑而上之矣

學筆書必須學智永千字文蓋其本多偏傍但修也

潘化閣十七帖寫多參教從其體不修少全之而後得其全

字須臨唐碑到極勁健時然後歸到唐人則神韻中自有骨蒸否則

一派用軟筆成假字矣

學古人書法得其神骨魄力氣格命脈勿徒觀似而不深求也

老筆學書縱不能習古人而上之亦必有一副思齊古人意見

八分書不可不觀。觀蔡邕鍾繇諸家點畫處。最有益於楷法。近日之學八分書者。俱是摹。成體樣。所以報家法者。實在無少有一。段。蒼勁之氣。峻然可觀。

後生小字。應多慎。勿早學。未公以其結構太雜。身學之。恐墮入異道。

吾嘗與書者。若不預規矩。則潦草率意。便無長進。未嘗之不可早學者。此耳。善書者。在於其地。則其地之人。多學之。如河南。至今多學王覺斯。湖州多學趙孟頫。而華亭。多學董思白。皆書中之淵先生也。

不學未嘗。不變化。然須到晚年時。方可學。

書道沈著。有入忌。似蘇靈芝。是輩肥軟。

與董不足。應道有壁場。蓋道謀於結構。而董多率意也。趙書而安。其董。

書字定

學隸書從已獲碑入手是皆全碑入手而易觀若從張遷則適中
與寫雲毫碑要旨風神

繕寫卷本以樂毅論為適中黃庭經太飄十三行太縱開郭公誦體
必漸矣冠經亦嫌過弱

蘭亭取半截碑身分取高須從致本帖寫久既臨摹得動

定式蘭亭當日是退筆所云吾等臨之亦當用退筆蓋用新筆必
過弱也

今人不得執筆法報曰吾學之蘭亭與聖教而逐碑晚吾以後諸家
者不足數味果足神妙否耶

學書非得執筆法書即佳也特由己入門是精進亦可間架結體然
及于在

古人行書筆力間架俱備今則有間架而無筆力
楷書結構極難穩適而行筆各字肥瘦亦非易事

張書起轉收縮須極力頓挫筆法既得更多貼真帖以手做其結構係
書不可力弱然下筆時用力太過轉處筆力反鬆故此謂過猶不及也
快雪堂蘇長公書如小字率姿若逸然骨力較弱不能如唐人之蒼勁
後學書者僅與此等字亦易易耳

學書必臨晉人小楷方緊然晉人小楷多取風姿與去又恐涼於弱
書對聯忌疏瑣而不端

學柳家慎其多疑處學正錄武功家體多教志
右軍樂談論是雅俗共賞字然較黃庭經易學

作書用筆過快則無頓挫過建則不勁利

懸腕提筆寫小楷筆勢外展拓不開者覺不穩細觀玉版十三行
其筆定蓋百有不穩處職此故也

硯論

端山有三洞中洞東洞西洞是也山之西有溪曰端溪水各通山腹中
取石者鑿全洞直入所謂中洞至開水聲不設上則轉而東鑿至曰東洞
後不得上則又轉而西鑿曰西洞三洞惟西洞最深長二里許三石洞洞
中夾色紫西洞向石有上山石中石下山石之分故上則人云宋人所得多上

岩鑿佳石至朋而蓋葉白出焉然中東洞版發墨而洞而嫩發墨較遜
至今之新洞則發墨者愈火矣相傳工人某得魯青油燈火而透洞中
不甚但曲折處風身響足響而入有水以約清速以取石或却或倚或左
或右或大或小皆苦而難觀至費力也人傳西洞空夫度上覆鑿時留數
柱以擊之旋所得無佳石以本柱易以石而並石柱以擊去凡開坑動需千
人一日費需數十金宜鑿不過兩月餘有求石者一者與工費數十金令工
人鑿之盡一石或大或碎或粗或細皆難尋定得石後倩工人與價造
作而硯始成味觀此而端硯之貴重有自未矣

端硯於江中見石名白魚葉白里取佳亦有不盡佳者蓋水坑者佳早坑者滑
一層二層者粗三層者佳四層者滑吾向在都中得魚葉白端硯一石極發

墨履歷款請硯每出右者十數年思中新余愛其佳以施以銅至今用
之余因以區余齋曰新硯是月号曰新硯主人張公孫國首為余製款一首

吾可謂不負此研矣

此之新研如賦而溫潤又甚發墨
故後所傳者其近小耳

近日所集之端硯皆卑玩石薄片池影作芝葉樣色紫在春處不
透款分款一塊海船來則我順至而極不發墨也

余在揚州得玉辦金是錢有善款硯一方發墨而硬不若之後又得大硯
一方長尺餘闊六七寸非端非歙初疑為澄泥以二千錢購之售硯者
告余曰此江西新皮青也若澄泥豈以賤價售於君乎至今究未定焉
何石然此硯發墨而軟細膩可查昔東坡謂二佐難兼今竟兼之縱
使若新皮青豈希寶耶

近日江西石山東淄川石硯發墨而粗研自端歛而外澄泥爲最佳
端石之辨以細而不發墨歛石之辨發墨而嫌過粗澄泥軟而發墨最
爲適中而其辨日而至於凹硯惟發墨者易至於凹不發墨者反不得
凹也

澄泥硯色黃者最難愈黃細者不如粗者發墨然不及玫瑰紫其色紫
不雜者不甚佳人多誤認以爲端石澄泥硯多粗修不足端石然發墨
者有過於端石者曾大文最直來便徒棄此而不取彼也澄泥硯以善者
爲佳今江南海州製此硯或謂是海中澄泥決久而結者或謂以其色嫩
磨磨之亦不甚好歛硯發墨勝端石故江甯程樞三杜曾有詩云一生事
被端溪撲去方知歛硯佳然所以不及端石者端石質細而軟發墨

亦甚油膩歎硯粗而硬發墨而稍粗其歎硯似黑而實青假全黑而
兼猪棕則者第一等石也近日新玩石色綠取不發墨

昔者故云硯以滑而發墨為佳而二德難兼誠我之言也

余用硯一生所談諸歎諸石滑者必不發墨發墨者必不滑其發墨
細者其終不至於不發墨也其發墨甚者其質必燥於粗者也無異
其粗而取其發墨可乎

硯石款無長也發墨之理何也石之所以發墨者石之鋒也其為鋒最微
鋸而磨之至久鋒消矣故漢以宋燥細石磨之而其鋒復出辟復出則復
發墨也

凡研穴上寬而下收底空而池窄腹琢而事古樣可指皆宋作也

吾平生論研以發墨者為主若石觀而不發墨雖細賦精工不敷於用吾
無取焉

宋龍非尾石硯丁丑冬得之吳門東坡所謂滑而發墨者庶幾兼之遂
製硯銘曰遊不留筆滑不拒墨昔人所難兼斯二德

吾題著生亦僑宋玫瑰紫澄泥硯池小而下有揀手揀手亦刻十
八觀瞻眼小柱欲假臨石也而不知此即真何假臨若此者寧士歎又名

玉堂小

著生亦僑贈吾青石端硯皆其遺火有缺損因刻銘數行不然揣摩
如玉者不忍鐫刻以復其真也銘曰蕙葉心開青石呈紫細藻端漪微雲
河漢粟得既溫發墨斯內珍過瓊瑤端漢之冠

宋高宗之內視石版無池故高宗嘗云吾家所不藏一段紫玉亦恐作手不
精以致損壞也

吾人各有所私善之好研於秘金玉也

端石有鸚鵡眼翡翠青七火捺者佳又其色鮮和海棠者者佳

印章論

明時刻圖書大家皆推文三橋彭次則何雪漁是

胡正言曰從而甚言出於何雪漁其言老處尚未能及雪漁也
陳國書之造篆甚難而宋學可知矣

沈氏凡風畫書與鐘鼎金石鼓吹表之類文渾樸古樸其筆意取用
如雲中之霞水與

何雪漁函書如歐陽率更字實實者動穩當胡正言函書如諸葛貞趙模
字只僅僅達就簡穩當耳

江有美輝若彤為善所刻圖書最多顏蒼老而雜揚有高風固善所刻
圖書較若彤更蒼老之至習其物而惜未得見其人也

善若彤輝鑲圖書宋漢印工整而蒼健融石隱微平生用鈍刀尚古
拙翻教彤以為怪余後也收古名人印譜玩其刀法篆法而始知教彤全
宋古人為近日良手也時教彤年已七十餘矣余以善後恐不可得永鑲
名子印數十方至今用者皆是尚有未用者去歲往姑蘇由江
寧市上購得七分珍艾之蓋教字也夫鑲印與寫字無異鑲印用鈍刀
與寫字用軟筆一也未而用軟筆而又用硬筆得者大家亦未有用

銳刀而不用利刀得者正法者也銳刀不過取去拙求涵養沈凡民常用之
然亦不廢此一法未嘗專尚此也且未然工藝而言涵養亦於之留家未
求工藝而即於脫化無有然入教者今人作書報籍多求神似不觀似夫
觀似且不欲又何神之然似乎此等語悞盡後人

與願印五字不先從五字法配合勻稍積冬意求之而即與勁若亦如
與字者稍書結體未穩而即與行筆未有不走張者也

禠論

余購金石錄數十年不得乾陸己亥冬北虜陵沒於郡得秦晉帝
虞人借得撰歸年餘歿錄之而未暇也一人蕃至亦橋王並書毫許
生書我者余分枚數月而卒此數十年未獲之書一百有之致者樂事

乃書此東坡羅池志家神碑者一卷翻之此則題亦極者也

金石錄中碑不必刻下蓋用然過不可識碑可以法其真樣者也

金石錄考校曰取如金石文家記收多碑目按年月以編次之可以知古人之先後最著過意。

石渠寶笈詳論皆嘗然間有二處錯誤如以李黃碑著述不曰聖曰之類是也其詩不大佳

印湯諸子峰經眼錄碑目數十種皆載其地乃與碑所立之面目取皆精確

書正危畫正地二書曰取可看書法要錄曰最佳畫禪師隨筆畫文報公著曰最佳報新錄元洵九成著其所誌不能皆言證據而錄記遺事

亦可其後碑

吾所收帖多得之揚州馬煉玉家煉玉善匡齋字而玉有萬煉玉也
多不載帖必未始用經賞圖章其後常用也其家屋宇極多有書
卷二十四所人清諫年月煉玉邀揚州善詩者更其家懸元明以來
人所畫履魁二十四幅合善詩者各題一幅之履魁俗書耳而彼賢
人之筆且多如是觀此則其珍藏之富可知矣今其家中各物皆
若他人有余向在揚州見其云

清寧山麓人嘗在揚州員實懸名凡帖經其跋題人皆以著重者見其所跋
半載碑聖教堂摩詰帖極又書者曾見何義一先生批四聖書在分百布
白首者一用近得著之何書大房山二帖於揚州馬煉玉家經先生批點分百

有白意亦後知是

六合覆竹城帖藏古帖所善極富嘗自謂張帖紙背即知為何帖蓋
其檢閱熟所見多也六合有教人辨於此帖皆宗其傳六合朱謙堂
好藏法帖今吾為書至熙堂三宗區額帖大照祥師冊頁一部伊為觀
至熙堂三宗和註錄古臨大照碑有奔泉張石之概出入於李海長公而
不拘拘於北海此旨是解人通解語也

墨帖講究挑蓮府善亦儒所善言取之古帖獲不少二人盡有然吾
之所有二人皆見過按來動色之講此道者與二人為典型細閱金剛註
開場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語以復說教說解通篇以於於意
云何何以故非如此是若此三翻教行到底無大理想無文法並不見所

謂持義者而世人道華之以為說此遂有無量功德吾不信也達矣
異端之或人夫茲如斯矣

白雲五清間品茶款碗是人第一級事是吾輩第一等用

吾思持守空三百中懸元定名人書畫家所置古畫古帖各數十種清
畫長宮下湘簾屢禁泥香靜坐息神便有無量受用而此願竟未得
償日嫌勞疲冗濼豈清亦不易與人耶

壽邑沈氏官徽州廣文其所不藏之帖日積多無甚淡的余課徒循
理書院間於為家賞鑒古帖見有沈氏印章者多可觀

批字用藍色以鉛粉對入花青
則色淡而不死但鉛粉不可過
多恐易脫落